河北县城高中

李丰克

一，河北的孩子

每个河北孩子都听过一句话：“河北小孩一出生，第一个目的就是逃出河北。”为什么要说“逃”呢？或许正印证了河北的贫瘠。黄河中原、燕赵腹地又近邻海滨，然而皇城根下的河北没有吃到这万世的福荫，而是作为一道护城河守卫着京津。我的县城，滹沱河的河畔，默默无闻的替京城承受下这条河流的暴怒，自古以来就有四十八村寨的说法，他们称它为泛区，意为泄洪地。最近一次泄洪是去年的暑假，再往前是2015年，再往前是1996年。我还记得去年的大雨，渠水逼近桥面，触手可及。

沧州到北京，三个小时车程。沧州人到北京的世界，有的人一辈子都走不到。我的县城隶属于沧州，名为献县，相传得名于河间献王，献县是他当初献《诗经》所赏的封地。然而现实并没有像历史中那样伟大，献县赶上新时代的末班车，在新旧时代的夹缝中生长，像是一个没有天赋但努力的学生，挤破头要挤入好学生的行列，就像我一样。因此我怜惜他的贫瘠与努力，这片拙笨而温馨的故土。当你逃出河北之后，才是你与河北和解的时候。

河北孩子逃出河北，要么靠打工，要么靠高考。大部分孩子选择了体面的方式——高考。他们将后半生的命运寄托在十八岁时的一纸成绩上，衡水中学的异军突起正击中了这一痛点。这是悲哀的，悲哀他们多年以后再次回想高中，会发现河北的天是那么的小，小的如同一个井口。人对事物的认知会因时间而改变，对于过去，我们不应该停留着愤怒，一味地去诋毁教育的不公，正是你的过去，才将你托举到了现在的地方。我只想改变能改变的，过去只能用来思考。即使对这样的高中有再多的不满也是驰于空想，如果有后来人让我给高中的学生提建议，我还是会义正言辞地告诉他们，好好学习，专注高考。

二，衡水模式

衡水模式由衡水中学提出，但是讽刺的是，衡水中学并不是这种方式，而是正常的、个性化的教学方式（其实诸如石家庄二中，邯郸一中这类知名度高的学校都不采用衡水模式，那些知名度差的县城中学才会用衡水模式）。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衡二，随后内卷的风吹遍了河北，乃至全国，现在还有向初中小学进军的趋势。我来自于我们县最好的高中——一中，其他的高中还有三中，五中，求是中学。中考后的招生分数线是一中>求是或者三中>五中。五中主要是一些学习较差的特长生，如艺术生和体育生。求是和三中是衡水化最严重的两所中学，其管辖的反人类程度令人发指，或许是想靠严格的管理来弥补生源上的缺陷，可是显然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，拿去年的成绩来说，其学校出的最好的学生是中国海洋大学。为了学校的名气，他们还颁布过考入好大学发奖金这种政策，考入清北八万，985五万，211三万，但是要签合同，一旦进入学校不能转学，复读也只能在本校复读，部分学生奔着奖金去的，却因为其管理方式追悔莫及。

求是的事我毕竟只是靠外界听说的，一中的情况我是切切实实体验了三年的。一中分为三个校区，南校区，北校区和迎春校区。南和迎春两个校区是高一高二学生，高三专门在北校区。一开始只有南校区，后来为了缓解人数压力，买了迎春中学的一块地，建了迎春校区。学校分北大班和重点班，北大班的由来，据说是因为我县很久之前是贫困县，北京大学为了特殊帮扶，出资成立的北大班。北大班顾名思义就是重点班中的重点，享有学校最好的师资力量。每个班七十到八十人，不论是重点还是普通班，一个年级总共大概有三十个班级左右。班内拥挤，班内是两边两列，中间五列的结构。高一高二宿舍12人满铺，高三由于换校区空间变大，换为6人间，配有柜子但是是坏的。宿舍均配备独立卫浴，每天早上一群人挤在一个水龙头前洗漱，拥挤不堪，宿舍内无热水，而在楼外，一年四季均冷水洗头。宿舍配有空调，夏天可开，无风扇。实话讲这样的环境其实不算太恶劣，只是人多拥挤。

每天五点十分打起床铃，五点三十跑操集合，跑两公里，大约五点四十五可以跑完，实际上的跑操并不像网上那样人贴人跑，其实还是正常的。一个带头的举着班牌在前，班主任陪跑，负责监督跑姿、队伍整齐、口号响亮。还有专门的人负责给班级打分，一周一评比，分数高的前几个班级获得流动红旗。这就是衡水模式的本质，把一切都量化、分数化，然后去对比，然后激发内卷。高中三年，每天两公里，并没有使我的身体更加健康，这点运动量相较于整体的劳累，是杯水车薪的。

跑完回到班级，开始早读背诵，犯困会自觉站起来背书，然后该值日的去值日。七点钟早读结束吃早饭，然后回班宣誓，七点四十开始上午第一节课。每天上下午各五节课，上午留一节小自习，下午两个小时大自习。中午十二点放学，中午这段时间，在冬天叫午自习，一个小时在教室。夏天叫午休，一个半小时在宿舍。而后是晚自习，九点四十结束，十点钟熄灯，二十分钟是从教室到宿舍，再包括洗漱的时间。每天如此，循环往复。每二十八天放一次假，放假时间从今天的上午十点，到后天的上午十点。到高三，时间更短，以小时记，每次放假时间算下来仅27小时。进入高中，法定节假日与你无关了，只是按照每二十八天休一次的规律来，国庆、中秋、端午节，均与我无关。寒暑假倒是还正常，均超过一个月，不知道是不是受疫情的影响，自高二起，寒假一律上网课。网课要求更甚严格，各种的拍照打卡，密切的监督。

疫情也是可憎的，曾经猖獗的时候，我们被困在学校里，封校，每周都做核酸检测，仿佛世界与我们无关。最多我们封了74天，没有回过家。

三，苦口婆心的老师们

严格的老师受人诟病，也受人尊敬。譬如我的班主任，年级中无人不敬畏他的严厉，但是你也能明显的体会到，他的三观是正的，他真切的爱着教师这个岗位，也病态的鞭打着学生，帮助他们跨越高考。当你走出校门的时候，你才会感受到老师们背后的用心良苦，但是我并不会这么想，每每想起他那些没来由的怒火，令人窒息的规矩，脑海里只剩厌恶。我对三年高中最后的评价，就是不原谅，即使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做的是正确的。作为学生我履行着学习的义务，老师也在履行着他的义务，而他们又依仗着那点额外的权利，去恶心学生。我只庆幸我已经毕业了，我能做的只有庆幸，我不会再回头看。

晚自习的末端，一个黑色的身影走入班级，就会知道，又要开班会了。一般情况下，讲一些事情，聊一些安排，还算好的。但是每当他狰狞着脸，你就知道会有一阵子时间不好过了。有时候，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生气，甚至感觉他是自己在找气生。一双眼睛，从监控到班级的后门，到跑操的队伍前，到课间和熄灯后的宿舍，永远在挑刺，然后找理由去骂人。

他的理由也是千奇百怪，他的监督也是无处不在。跑早操来的不积极（即使距离开跑还有十几分钟）会被骂，跑早操前不带背诵材料会被骂，自习课上厕所会被骂，在寝室洗漱期间说话会被骂，熄灯后的一两分钟内不躺在床上会被骂，头发太长会被骂，下课说话会被骂。你永远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和学生作对，和自己较劲。他坚信着对这些小事的一丝不苟会营造起良好的学习氛围。曾经因为某个女生带手机被遣回家，他的怒火没办法顺着网络传递，于是将全部的怒气释放在我们身上，并以整顿班风为由要求每个学生实名制揭发班级内不文明现象，面面相觑的学生们，颤巍巍地写下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，然后就彻底激怒了他。我仍忘不了那天早上，他一脚踹开班级的大门，一拳砸在铁质的讲台上，大声要求着，每个人必须实名制至少举报一个人的不良行为。而后被投票数的前十名，在放假那天的早上，整齐地站在讲台上，拍了照，发了家长群，诋毁这十个学生的品质。以后这十位同学更是成为了他的出气筒，只要是他们其中的任何人犯了一点错，都会被无可厚非批斗。而我们班那位稳居第一的学霸，在被抓到早恋后，只是无声无息地被遣送回家一周，除此之外再无多言。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。

其他的老师们，其实都很尽职尽责，包括我亢奋的英语老师，喜怒无常的数学老师等等，每个人的故事都足以写一篇文章，我尊敬着他们。

我写这些的目的，并不是想像对抗黑社会那样为了复仇而举报，因为这些事迹放到之后再看，无非只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口头批评，甚至都影响不了什么声誉，你会因为你的朋友被班主任骂了而一同鄙视他吗？或者说你会因为某人被批评了而改变对他的看法吗？那些曾经看来天大的事情其实都是些幼稚的把戏。我只是想悲叹我可怜的母校，一个靠扼杀天性获得未来的地方，一个要靠限制自由来体现秩序的地方，可怜的班主任们，希望学生能将他们的恨转变为飞出去的动力，却不知道这一举措的代价有多高，直到现在我都不愿回母校一步，不愿看见老师们，我感激他们，我敬仰他们，仅此而已，隔阂永远消除不掉。

四，年轻人们

一群处在最有活力和最向往自由的年轻人，困在这所学校里，为了一个不明确的目标而奋斗。这就是小镇做题家的本质劣势——目标不明确。

记得高一高二的生活，就是每天上课写作业，然后去食堂吃那些难以下咽的饭，打听下次放假时间，然后等放假，分享自己听到的情报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只知道自己要参加高考，可是哪里知道高考是什么样的。直到高三，学校的氛围变了，先是课下时间被不断压缩，然后考试频繁，到临高考那几个月已经变成了一周考四次试的程度了。每天沉溺在书山题海，谁知道自己以后要去哪呢，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心仪的大学，也不想也没有途径去了解，毕竟放假的那点可怜时间恨不得每秒都用来玩手机。那个时候只想着，考高点分，至于什么学校，自会有机构帮我们选择。我也从来没有想过我将来会走什么样的路。

由于我的县是贫困县，所以我们有高考专项计划，就是大学适当降分录取。我就报了浙大的，并且我也来到了这里。比较可笑的是我是在报高考专项计划的时候才知道上交、浙大的，那个时候的认知，贫瘠到不知道全国前几名的大学是哪些，我对自己能上哪个学校，从来没有了解过。这是悲哀的。

高三的生活，乏味又充实，每天早上，等打铃五分钟后，跑着下楼，去食堂买一个夹肉丝的饼，四块钱，然后回来的路上可以吃完，到班级上正好把袋子扔到垃圾桶里，然后继续的写。中午去食堂吃一碗难吃的饭，晚上继续一个肉丝饼。每天如此。现在想来，当时真的疯狂，这种风气不止我一个人有，为了挤这一点可怜的时间，牺牲自己的胃口。休息是有罪的，给家里人打电话是有罪的，花费太多时间在吃饭上，也是有罪的，唯有学习至高无上。

百日誓师那天，我站在人群中，听着学校请来的“演说家”激昂的讲话，我们的神情被调动，感到使命感压在肩头，那天晴空万里，一操场的人举着右臂，大声地宣誓，肆意欢呼着我们的青春，我再也不会感受到那样单纯热烈的坚定和信念感了。

六月五号晚，我们把书本从教室搬到宿舍，布置了高考的考场，那天晚上人声鼎沸，记忆犹新，高考前的准备工作胜过了高考，我仍记得那天晚上买了五瓶饮料，然后在宿舍里分掉。

高考三天，我们平常的时间待在宿舍复习，考前两小时去集合，我们在食堂里集合，任课老师最后再鼓励我们一次。三天六科，考完生物的那个下午，我站在考区的人潮前，我知道我的青春告一段落了，接下来的路该我自己走了。校外的家长手中花团锦簇，我父母拎着一袋烧烤在等我，我满心欢喜的找到他们，说：“我不要花，我渴。”那一天的轻松与自由，那一天的青春与活力，可能这辈子再难体验到了。

而后的路要我自己走了。高中愚笨的努力，累但是充实，我不必去考虑什么人际关系，不迷茫也没有顾虑的去学习，那时候大家都很笨，笨的不知道还有更大的世界，那时候的世界，就是高考。不像现在，保研、考研、就业，每一步都逼迫着你去做选择。

回首河北，满眼沧桑。县城适合养老，适合碰壁的年轻人。我思念我的县城，尽管他没有大厂，没有制造业，也没有大学。他的贫瘠注定了教育资源的贫乏，我们也不得已踏上这条路。无论如何，我的灵魂都长栖于此，这个没有繁华的喧闹，没有功名利禄的捆绑的县城。

我是小镇做题家，我的眼界并不开阔，高中三年过去，我没有特长，没有爱好，也没有一个良好的性格和沟通能力，我还是社会上的婴儿。人总要不断地打破认知，打破信息差，确立目标。但是我不怪罪高中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如果不那样，我就不会在这里。感谢过去将我托举至此，和高中和解的最好方式，不是原谅，而是和高中愚笨的我一刀两断了。

回忆过去，是为了更新的自己。